

陌生人的玩笑

李晋瑞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陌生人的玩笑

李晋瑞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陌生人的玩笑 / 李晋瑞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5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ISBN 978 - 7 - 5378 - 4745 - 2

I. ①陌…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865 号

书 名: 陌生人的玩笑
著 者: 李晋瑞
责任编辑: 张 丽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745 - 2
定 价: 3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李晋瑞 汉族，1970年生于山西平定，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全委委员，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学员，山西作协文学院第三批签约作家。1999年开始小说创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五部，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2006年出版的《原地》被誉为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生态小说，被多家机构列为研究生态文学的必读书目。

总 序

潞 潞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

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

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性、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目录

- 001 / 活物
- 036 / 问话不答
- 048 / 槐花，香啊香
- 063 / 陌生人的玩笑
- 099 / 无罪的罪犯
- 108 / 亲爱的马克
- 147 / 无聊的身体
- 155 / 来历不明的女人
- 173 / 钟点房
- 199 / 翻译先生
- 224 / 一〇二室的羊
- 242 / 我们同车而行
- 260 / 局外人

活 物

1

婚礼总是令人羡慕的，尤其是对那些待字闺中的姑娘。车队离开教堂，缓缓驶向市区，贝娜忍不住想赞美一下自己，可惜，新娘却不是自己。这样的心情让她在心潮澎湃之中夹杂了些许忧伤。她将头转向车外。坐在她右边的男士却十指紧扣，双腿平放，身体笔直得像个正人君子。他叫乔小意，是新娘的表哥。

贝娜注意到，西装革履的乔小意还蛮帅气，但他与她眼中的那些帅男不大相同，至少他没有因为旁边坐了个美女就主动搭讪，递自己的名片，或变着法儿地向她索要电话号码。他只是静静地坐着，似乎他的身份单纯得只是新娘的表哥，而她只不过是凑巧与他同车而坐的一位姑娘。

他偶然和司机谈论车的话题，他说自己喜欢欧版车，尤其是标致

与雷诺，他说法系车有种说不出的浪漫与艺术气息。司机师傅却喜欢日系的，说日本车省油。

乔小意就说：“再省油，我也不选日本车。”

“那是为什么呀？就因为钓鱼岛吗？”贝娜冷不丁插了一句。

乔小意就此打住，不再说话了。

这让贝娜感觉有失面子，心里不爽。

其实，在为新娘准备婚礼的三四天时间里，他们经常见面，奇怪的是他们擦肩而过、同一桌上吃饭，话却没交过一句。这个年轻人留给贝娜的印象是，普通、踏实、稳重，只要有活，他总是抢着去做，闲暇时，他便坐到一边静静地听人家讲话。这与贝娜圈子里那些自认为帅气，稍有明星脸，就想让自己蜜糖一样叫人往上贴的男人一点儿都不同。

贝娜借转头的机会看乔小意，发现乔小意有股说不出的吸引力。可能是憨？由憨产生的令人放松？可是，用憨去赞美一个青年，在这个时代，还不如直接抽他两嘴巴，这就好比让你站在金碧辉煌的高档餐厅向食客们宣布，糠面窝头是世界上最最好吃的食物一样，简直是要多傻，就有多傻。但在冥冥之中，贝娜相信自己是喜欢这个人的，他给她的感觉又是那样的特别。新娘是她的闺蜜，比她还小两岁，在朋友中已算晚婚了。而她，剩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十八岁生日那天，父亲就向她宣布：“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以后不再要父母的礼物了。”

贝娜听得沮丧。宝贝女儿就是宝贝女儿，与长大不长大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贝娜往父亲怀里一嗝，愁苦着脸说：“亲亲的老爹，但这十八岁的生日，礼物总是要给的吧！”

当时，母亲正端着给她的长寿面，笑嘻嘻地说：“娜娜，你看，这礼物怎么样？”

贝娜抬头看一眼，马上晕死在父亲怀里。上帝啊，这也叫礼物？母亲不高兴了，在一边唠叨：“你这闺女，别没尽，论吃论穿论用，你的朋友哪个能和你比？！”

贝娜才不说这些，她把手伸向父亲：“要不给大礼物，我这生日就不过了。”

然后，她感觉一团凉凉的东西，落到自己手心里。贝娜睁眼一看，是两串钥匙。

“我说了，我女儿长大成人了，再不要父母的礼物了。”父亲又重复一遍。

贝娜这才明白，父亲是说她该得到其他人的礼物了，言外之意就是指老公！贝娜没皮没脸地问父母：“你们这是……，扫地出门啊？”

母亲便明确地告诉她，实在是看她出嫁的希望不大，父母就准备好房子、车子，让她招女婿回来。贝娜激动得要死，想象着自己开宝马车，住自己的房子，还不用听父母唠叨，那是何等风光，何等的幸福啊！当然表面上她还是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即向父母立军令状，保证一年内完成任务。她问父母对未来女婿有什么条件要求，父亲说就两条，一你嫁的人年龄不能比我大，二这个人只能和你爸是一个性别。

这什么条件呀？等于没条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房子的装修旧了，宝马车换成了奔驰，贝娜的老公在哪里，还是没个影儿。

细细琢磨，贝娜本不该缺男人的，光是在酒吧与她拼酒，KTV时与她飚歌，野营地上帮她搭帐篷的男人就一大把一大把地随便抓。可是，贝娜看不上啊，当然，某个男人带给她暂时性的好感还是有的，在父亲送给她独自享用的安乐窝里，她留过几个男人，可每次等那稀里糊涂的激情过后，凉水从头浇下来，她问自己，天天要面对这个男人，可以吗？她摇头了，清醒地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一切，其实只是

一时生理的需要，那是爱吗？她爱他吗？狗屁！那么他爱自己吗？爱他妈的狗蛋，他爱她的乳房、屁股，或者起伏不断的叫床声，当这些零散和局部组装成一个完整的贝娜时，那就需要再三慎重了。她回到床上，一本正经地和刚才还叫她宝贝的男人说：“咱们结婚吧！”

“结婚？”那男人简直被打蒙了，“贝娜，你不会这么轻率吧？”

“那你为什么要我跟你上床？”

“喂，”男人不高兴了，“你讲讲道理好不好，是你要我跟你上床好不好？”

接下来，贝娜唯一能说的就只剩一个——“滚”了。当然，贝娜不会因此伤心，因为她没觉得自己损失什么，也不觉得吃亏，男人女人嘛，彼此彼此。因为她没有为这个男人心痛，哪怕微微痛上一下。

可在闺蜜的婚礼上，贝娜发现自己动心了。于是，在婚宴上陪闺蜜转桌时，贝娜很诡秘地和闺蜜说：“改天，给我介绍介绍吧！”

“谁啊？”

贝娜努嘴示意，新娘就明白这小骚货是看上自己表哥了。

“那个可不行！”新娘转头把嘴伏到贝娜耳边。

“这不好吧，你不能端着碗里的，还要望着锅里的，看我夜夜守空房，你不觉得可怜啊！”

“你可怜？你守空房？”新娘冲贝娜诡秘地一笑，“我是怕你毁了他。我表哥可是正经人，你别打他的主意。”

“你的意思是，我不是正经女人？告诉你，这个男人我要定了。”

“别开玩笑，小骚货，他可是个穷光蛋。”

“我不是穷光蛋啊，”贝娜狠狠在新娘的屁股上拧了一把说，“我娶他！再说，穷了好啊，穷了好管理。”

开始，新娘只当贝娜是开玩笑，然而，三个月后，贝娜真的轰轰烈烈步入了自己的婚姻殿堂，新郎正是乔小意。

新婚过后的第一个春节，乔小意开着锃明瓦亮的“奔驰”拉着贝娜回老家。那是一个远离省城的小山村。这是贝娜第二次见公婆，在自己的婚礼上她与他们见过一面，但那时事多人杂忙五忙六的，她连他们的长相都没怎么看清楚。乔小意担心贝娜不习惯，毕竟贝娜自小在市里，家庭条件优越，父母还是能说会道的律师，而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住的窑洞至今取暖还需要靠柴火烧炕。所以乔小意决定年三十回家，临行前还为贝娜准备了牙膏、牙刷、毛巾、香皂、卫生纸、纯净水、咖啡、面包、方便面、快餐杯、速冻饺子、小手炉、小型电磁锅、诺氟沙星、伤风感冒胶囊、创可贴，电脑里拷了韩剧，以此来减少贝娜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的痛苦。

“无论社会怎么进步，条件如何改善，乡下人的生活依然是土里土气繁复庸俗的。”尽管上大学时，乔小意在一本书上就看过这样的句子，他也认为农村人繁复庸俗，但那是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靠熟悉和情感团结在一起的有机社会，那些礼俗，那些家长里短，正是亲情与命脉的连接。贝娜当然不那么认为，一提到农村和村里人，她满脑子出现的都是迂腐与落后，为此在新婚之夜，她就要求乔小意必须得改掉村里人的那种习气。

年三十下午午饭刚过，他们到家。乔小意的父亲摆桌研墨，要乔小意把当年去世的族人按宗代关系填写族谱。贝娜凑热闹似的站在一旁，她看着乔小意笔下一个个清丽工整的小楷啧啧感叹，说乔小意后脑勺留根辫子，小脑袋左摇右晃那就是活脱脱一个旧社会的书生。乔小意的父亲听得开心，因为在他看来，书生与秀才画着等号，农村人穷不怕，怕的是离书香门第太远，可他根本想不到贝娜那充满坏笑的

眼睛里映现的是阿Q。挂起族谱，摆上花糕、寿桃、干枣、核桃一类的供品，先放三个二踢脚，点香，添灯，烧纸，打开房门，跪到族谱前请先人们回家，贝娜被乔小意懵懵懂懂地拉到身旁跪下，实际上她只是一条腿半跪，好在，他们在父母后面，稍稍偷个懒，不会被父母发现。乔小意告诉贝娜，新人第一年回家，是一定要在族谱前给先人磕头的，这样好证明她已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是一员怎么样，他们给你一张支票啊？不是一员又怎么样，他们能从阴曹地府爬出来找你算账啊？”贝娜才不理睬这些。在她看来，这些玩意都是封建迷信、陋习、形式，是骗人的鬼把戏。

“也许是吧，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形式，好多内容也会不复存在的。”

晚上，接年饺子一定要吃。人家贝娜来自大城市，自小娇生惯养，可怎么个娇生惯养法，谁心里都没底。乔小意亲自参与调馅、和面、包、煮、出锅全过程。乔小意说贝娜嘴刁，饺子馅肉不能太大，但还不能烂成一包泥，配菜不能多也不能少，香油要多放，盐要少，皮儿尽可能薄，捏出的饺子边要小。贝娜爱吃刚出锅的热饺子，蘸料上，不放蒜蓉，她喜欢放几勺油泼辣椒，哦，醋一定要用名醋，其他的醋倒上她也不吃。

春节联欢晚会要开了，一盘刚出锅的热饺子端上桌，贝娜却不动筷子，小意妈操一口浓浓的方言说：“妮啊，虽说饺子没你妈包的香，可我全是按小意的意思做的，好不好吃你先尝尝，大过年的，咱可不兴饿肚子。”

贝娜支支吾吾，为难地拿起筷子，见小意妈出门去了厨房，她瞪眼看小意：“你，存心啊……”

“怎么了，这是第一顿饭。”

“你见过谁家晚上吃饺子啊？”

“这不是过年嘛！”

“哦，现在人谁还稀罕个饺子。”

“娜娜，这不是稀罕不稀罕的事。”

“那你不知道我在减肥啊？”

“这年三十的，总不能喝稀饭吧！”

“怎么不可以，我现在就想喝稀饭！”贝娜满脸不高兴，“年三十怎么啦，年三十不是晚上？”

“总是有点不一样吧？”

“我看就一样，再说了，你妈调的馅，我能吃嘛！”

“你怎么就不能吃了，宝贝老婆，就是再难吃，你好歹也吃几个，不然你让我怎么向我妈交代。”

“哦……为了给你妈个交代，就把我交代了啊！”贝娜说，“谁知道你妈洗没洗手，人家都说农村人上厕所不洗手。”

“我妈洗的。”

贝娜用筷子翻腾饺子。然后把盘子往跟前儿拉了拉，俯下腰在灯光下照，然后看着乔小意咧着嘴笑。乔小意会意地往盘子上看，发现盘子沿上一左一右隐隐有两个黑指印。“家里生的是炭火，难免手上沾灰。”一边去取纸巾来认认真真的擦拭。他说：“好了，贝娜，晚上还要熬夜，再说，你回来住这几天，要瘦上半斤四两的，回去我可没办法和你妈说。”

“那是你的事。”

“所以，你就吃吧，这么小的饺子，吃上十五个。等会儿，我去车上给你拿面包。”

“五个。”

“十四个。”

“三个。”

“再加几个。”

“那就四个。”

乔小意用手快速抓了几个饺子摀进自己嘴里，说：“行，那就四个。不过，我嘴里的这几个也算是你吃的。”

“那行。”贝娜夹起一个饺子左看右看，然后慢慢地放嘴里，没嚼几口，就露出一副难受样。

“真那么难吃？”

“还将就。”贝娜说，“不过，香油不新鲜了。在农村，也就这样了。”

小意心里难受，可他知道贝娜能回村里来过年，也够难为她了。他相信贝娜内心有一百个委屈，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爱他。于是他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贝娜那朱红的小嘴。可贝娜本来蠕动的嘴突然停了下来。她示意小意把手伸过来，接着她把嘴里的东西吐到了小意手里。

“你们可真够恶心的！”随即，贝娜开始不停地干呕。

乔小意在手里看到一枚五分钱硬币嵌在馅儿里。像这样的“幸运”游戏，差不多年年是要搞的，可乔小意没想正好落到贝娜身上，于是，他打趣儿说：“老婆，你可要发大财了，看看你这运气。”

“那也不能包硬币啊。”

“你放心，肯定是新的。”小意用手搓干硬币，“你看，和银行里刚取出来的一样新。”

“银行里的就卫生？”

“还煮了这么久。饺子都熟了。”

“你呀……”贝娜搜肠刮肚想找出了一个最为合适的词，“就一个农民！”

“我本来就是农民！”乔小意的语气里充满了调侃，但他的内心